

桂苑

刊头书法 李自勤

难忘童年闹元宵(国画)

黄雨金

/档案春秋

西画教育在土山湾的传承与发展 (上)

张充仁的充仁画室培养了中国第二代著名的水彩画家,如哈定、王晖、应芊芊、吴一清、杭鸣时、何振志、徐元章等,他们既是维涅尔的“发烧友”,又热衷于走中西融合的艺术创新之路;既传承了土山湾的画风,又各有创新和发展。从刘德斋到徐詠青、安敬斋、田中德,再到张充仁,又到哈定,乃至哈定的下一辈,师承关系和艺术文脉传承的优势,在画室教育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源自“土山湾”的一泓细流,已汇入了人类文明的浩瀚大海……

土山湾博物馆“西画教育溯源——土山湾馆藏水彩画展”近日刚闭幕,让我们继续溯源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在土山湾的传承与发展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14年上海油画雕塑院策划的“张充仁文献展(1936—1966)”中,有张《张充仁学生名录》学术表单,共记录张充仁教

授的学生达428名。

其中有300多位艺术才俊为充仁画室培养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既有十四五岁的少年,也有五十多岁的社会人士;既有颇具声望来进修的画家、教授、摄影家、工程师等社会名流,如古画收藏鉴定家王季迁、摄影家刘旭沧和书法家吴仲熊等,也有想进一步开阔视野、提高画艺的其他美校的学生,如上海美专学生,后来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

身成就奖的简庆福。

也有部分学生是张充仁在任之江大学、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时的学生。如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成为著名油画家、文化实业家、导演的陈逸飞。

名单中还有哈定、王晖,土山湾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西画教育溯源——土山湾馆藏水彩画展”中就有他们的作品。

(未完待续)



雨天我回小区,看到了门洞口端放在墙角的一把黑伞。是谁把伞忘在这里?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很快上了楼。

第二天我下楼取快递,准备出门洞,才看到水泥地上滴滴答答地下雨。正好看到了墙角的那把黑伞,居然还在?试着打开,伞骨结结实实的,没有坏。我撑着伞,走进雨中。回来将伞合拢后,伞上的雨水缓缓往下流。我轻轻甩了甩,将伞依然放在墙角。

那些天的雨水比较多,一直在下。我在门洞口等快递员。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好多朋友和读者要送,一次性快递的多怕乱了,只能一天寄出去几个。

我等了好久。看到邻居们下楼时,碰到和我一样没带伞的尴尬。一位老太太看到了那把墙角的黑伞,探寻的眼神看向我,说,小伙子,是你的伞吗?我摇头说,阿姨,不是我的,可能是哪位好心的邻居特意留下帮助大家的。老太太点头说,谢谢。撑起伞走进雨中。回来时,老太太把伞放回墙角。一位中年男人出去时,也不由看向了我,说,小伙子,是你的伞吗?我摇头又给他做了解释。中年男人点头说,谢谢。撑起伞走进雨中……也有意外,一位年轻姑娘拿着伞走出去时,伞吃不住这风,伞骨一下被刮断了。年轻姑娘带着残破的伞

一把伞

□ 崔立

冲回门洞,雨水打湿了她的脸上身上。

那把墙角的黑伞,因此被换成了一把红伞。

很快,又有了一把黑伞,一把蓝伞,一把黄伞……好多把伞端放在墙角,显得很拥挤。一个老人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木架子,刚好可以妥帖又稳稳地放置那些伞。放进去的伞,衬出一个色彩丰富又美丽多姿的伞架。

天空终于放了晴,结束了这长达十多天的雨天。

我从外面回来,在门洞口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正给身边的女人念一段话:你好邻居,抱歉出门时碰到大风,借你的黑伞被风刮断了,赔你一把红伞。谢谢。这一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我见过,应是那个年轻姑娘写的。小女孩念完,又说,妈妈,我只放了一把黑伞,即便是赔了一把红伞,怎么又多出那么多的伞。女人笑笑说,因为你的伞,带来了她更多的好朋友。

刚好,我身上还有一本自己的新书,书名叫《风雨后的阳光》,比较适合孩子阅读。

我把书递给小女孩,说,小朋友,这本书送给你。

小女孩愣了愣,看向女人。

女人笑笑说,叔叔送给你书,你应该说什么?小女孩大声说,谢谢叔叔。从我手上接过书。我微笑说,不,应该谢谢你。

一道光徐徐地照在水泥地上,驱散了雨天的潮湿,空气中散发着暖暖的阳光的味道。

“古兹,古兹”

□ 刘希涛

“古兹,古兹”
那锔瓶的声音

那是只古老的瓷瓶
母亲的陪嫁物品
一失手掉在地上
于是,锔匠师傅
被请进了家门

师傅取出工具
一根牛筋绳上
拴着两根木棍
下面一个钻头
便是无硬不克的金刚石
只见他按裂痕的走向
布上一排银钉
于是,“古兹,古兹”
师傅眯着眼

如同拉二胡
声音嗡嗡嘤嘤

闪闪烁烁的银钉
宛若一枝梅花
镶嵌在瓶身
再抹点油灰
用小锤轻轻敲打
瓷瓶完好如初
顷刻重获新生

八十年过去了
这只锔过的古瓶
已传给了子孙
“没有金刚钻
别揽瓷器活”
相信师傅的手艺
也传给了后人
唯有这“古兹古兹”
总是挥之不去——
总是那样地迷人

善小与恶小

□ 马蒋荣

的距离还是让狗狗自由自在地东奔西突和它的同类戏耍,甚至狂吠袭人?看见自家狗狗在人行道上方便了一坨污物,是赶紧清理掉避免他人“中彩”,还是心安理得一走了之?前者肯定“善小”,后者无疑“恶小”。

还有从6年前上海正式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投放后,上海市民普遍都能自觉做到自家产生的生活垃圾按规定预先分类好,再分别到集中点投入不同的垃圾收集箱,但还是有个别为了自己之便少走几步路把垃圾随意堆放在公共场所,而从自家窗户往下扔垃圾被追究刑责的也屡有所闻。

一位我熟悉的小区保洁工告诉我,他每天要花

不少功夫把湿垃圾桶里混杂的诸如塑料袋餐巾纸破抹布等干垃圾挑出来。为此,我每次看到媒体公布的上海市各街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中我们徐汇区和漕河泾街道名列前茅,我既高兴我们这里的街区居民绝大多数都能在投放垃圾前仔细分类,每天做了“善小”,也为某些人干湿投放不仔细分类的做法而遗憾,并希望这样的“恶小”越来越少。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每个市民虽然不必做一个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但至少要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不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恶小”,而多做一些利他利己利环境的“善小”,以积小善为大善,积小美为大美。

